辽北府宰相萧义墓志跋

罗继祖

萧义即《辽史》(卷八十二)列传中之萧常哥。传仅一百三十七字。叙祖和父及已历官、卒年、谥外，惟"魁伟寡言"四字，是《辽史》列传中最简者。

据传，常哥字胡独堇，据志则名义字子常，常哥殆是小字。辽时契丹人既有其本族名、字及小字，又有汉族名与字。辽人本族名、字及小字，用"哥"者极多，传中所见若八哥(卷八十)，休哥、马哥(卷八十三)、化哥(卷九十四)、滑哥、刘哥(卷一一三)皆是，而《本纪》中见者尤多，殆皆字与小字也。若常哥则契丹名，汉名与小字皆备，乃合传与志知之者也。

传称常哥"祖约质，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父实老，累官节度使"，志则仅有"曾王父恭"与"父宗石"，而缺祖一世，载笔者何以荒率至此？既有所讳，朱子方同志《萧常哥传补证》(《北方文物》1985 年 3 期)据传中"始为祇候郎君"语，又据《辽史·百官志》，祇候郎君为北面著帐官，著帐官皆叛逆家属，经常哥之祖曾罪入著帐，故志讳之，此可备一说。

义所历官，传志记载互有详略，传所载"本族将军，松山州刺史"，志均及，而志所载"南女直都监，东京四军副都指挥使"，传亦失载。义以女为天祚德妃、拜永兴官使。寻因天祚嗣位复膺显擢，逐自诸行宫都署，国舅详稳，加太子太师则传志所同。志所叙述，如道宗大葬，"巫攘蛊厌"(事详《辽史·礼志》)，由义及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志作耶律团巴宁)并以亲信大臣领其事。朝统二年授辽兴军节度使，以政声统闻，兼以翌戴功授平章事。六年十一月，天祚行柴册礼，祠木叶山，义以北府宰相与皇叔越王耶律淳共襄大典，"赐银绢衣带各差，仍恩加兼侍中陈国公"，皆《辽史》纪传所未尽详，赖志知之。义以天庆二年致仕，即以其年卒，志与传同，"年七十三"则传所略也。

按义以椒房懿亲位至宰相，不为不尊崇，而恨一生无殊绩足纪。志出孟初手，《高丽史》记其于乾统二年中书舍人出使高丽贺生辰，与高丽接伴使李学仁存酬酢相得，其人殆晚辽文士之有声于时者。今其传世文字，此志外尚有大理正孟有孚墓志，两文相较，彼优于此。此志所叙多浮词，使元人修史时见之，亦难尽取以入传。予尝病元人所修《宋史》，于南宋诸人传，每杂取志、状之文，语气未融，致多庇累，彼盖未悟史传与志状之文不应熔铸于一炉也。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1985 年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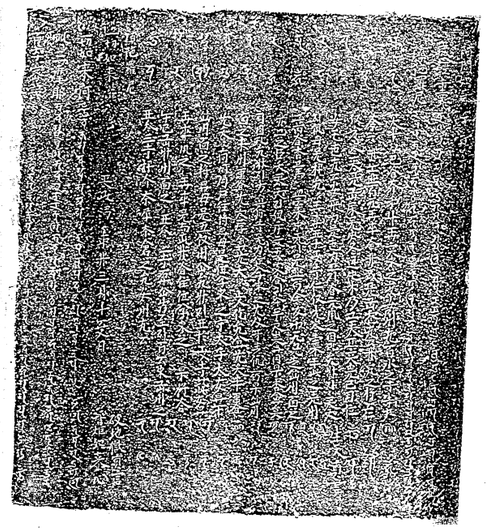
补辽萧袍鲁墓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

冯永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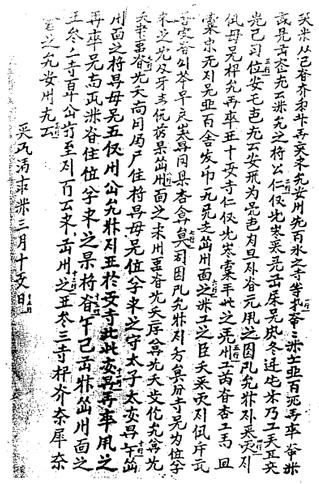
1965 年 6 月，在辽宁省法库县前山村北山中发现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随即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进行清理发掘，并于同年 7 月初结束。对萧袍鲁墓的发掘材料及初步研究，已由我写成报告《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一文，发表于《考古》1983 年第 3 期上。但在该文中，没有议及墓内出土墓志中契丹文墓志铭问题，这确是一件缺憾。

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有一段坎坷的经历。

1965 年 6 月萧袍鲁墓发掘后，出土文物等即派人运回沈阳辽宁省博物馆保存。我则去发掘法库丁家房与羊草沟等地发现的辽墓。回沈后，于 9 月我又去北票县西官营子发掘北燕冯素弗家族墓和辽代居住遗址以及柳条沟等地辽墓，至 11 月下旬方始返回沈阳。冯素弗墓的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物出版社立即约稿出版专著，随即由徐秉琨和我编写冯素弗墓发掘报告，至 1966 年 4 月全部完成。这样，萧袍鲁墓发掘资料还未来得及整理，1966 年在我国就发生了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运动首先是从"三家村"开始的；辽宁省博物馆由于和邓拓有交往，在辽宁来说运动开始似乎比其他单位来得还要早些、迅速些。随着"革命"的深入，我也被波及。在这种形势下，萧袍鲁墓的材料就无法整理了。"大革命"在持续着。1969 年 12 月 20 日，我被赶往农村，到开原县前三台子"插队落户"。下乡后，别无长物，只运了几箱书籍，当时我带下去的也只有这些"财富"；因家属被留在拉塔湖沈阳市



图一　契丹文墓志拓片



图二　契丹文摹写录文

"五七干校"，未能同去。在农村几经寒署，寂寥无事，尤其是冬夜无眠，唯有与书相伴。这期间，看点书，写点东西，倒也在心灵上多少减去一点空虚之感。于是，在这里完成了《辽史外戚表补证》等文的初稿。就在我的书箱里，还有发掘萧袍鲁墓时我写的原始记录底稿及墓葬测绘图副本和一份余下的萧袍鲁汉文墓志拓片。在我几年的农村生活岁月中，专业不能搞了，但心实在是闲不下，于是就将带在身边的书和手头现有资料，作了一些研究。萧袍鲁墓的材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比如在发表文中所附的"陶兽头"与"墓门券脸砖雕花纹"等图，都是我在发掘过程中随时勾勒摹绘在我的发掘日记本上的（现在保存的也确实仅有我这一点勾勒的资料了），这是一眼即可看出的。关于文中的"出土遗物"部分，也未能做到一件件具体而微地描述，看似以为欲打破一般发掘报告的刻板写法，实则也确是仅凭当时现场所记材料手边无实物的原因形成的。尽管我在发掘此墓记录时，对所见的各种现象记录的比较详细，但写这个材料由于是被贬在农村，器物没有逐件描写，只述其大概，而对其他文物也无法与实物核对，手边仅有一张汉文墓志拓片，因而就在这篇发掘报告中将契丹文墓志漏掉了。我当时有一种耽心，虽然无形，但却时时紧箍着我，因为就在运动一开始"破四旧"时，我家挂钟上印有鸳鸯的玻璃门被砸碎、瓷水杯的杯盖有"永久和平"四字被打坏，尤其我的十余年间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日记被付之一炬，那里记载了我考古调查和发掘手记、读书心得、文献资料摘录以及写的诗和词等。我感到在那种极左路线占统治地拉的政治环境下，"臭老九"已经划进被专政的行列，以后存在我手中的这些考古发掘资料底稿能不能保存下来也是很难说的，我以为及早把它整理出来，尽我的能力，把它系统了，使之成型，我这是做一些抢救工作。及至后来我又调回沈阳，将在农村时写的这篇文章寄出发表，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了，有些情况已经淡忘，以致未能与实物核对，因而使契丹文未能同时发表。这也是"十年浩劫"留在我们事业上和我个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一点痕迹吧！

契丹文墓志，刻于萧袍鲁墓志的志盖下面。包括三种文字，将整个石面占满，有汉文、契丹文和梵文。契丹文居中，汉文在角边，位于梵文之前，梵文在四边（图二）。

汉文有四处。右上角，自右向左读三行，每行四字："阿闷如来灭（按："灭"字写错，繁笔灭字左外边多两点）轻重罪障陁罗尼"十二字；左上角自左向右读五行，每行四、五字不等："百（按："百"字缺下面一横笔）字密语，毗三摩耶，一切如来灌顶陁罗尼"二十二字；下部右侧1行4字："生（原文如此）天真言"；下部左侧自左向右读2行，每行5字："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10字。

契丹文在中心部分，为契丹大字，共15行，行10至22字不等（图一）。这座墓中出土的契丹文，在历来所发现的契丹文大字墓志中，刻写最好，由于字形间架结构清楚，远胜于《故太师铭石记》与《萧孝忠墓志》等，尤其是在当前发现契丹文大字资料较少的情况下，此志更为难得。

到现在为止，契丹大字研究的进展较小字为缓慢，困难较大，此墓志无疑会为契丹大字的研究起到一些推动作用。此志中，成组的词较多，并多次互见，因此有些即可被释出。在本志中的第十五行（即最后一行）是一个时间记事。按萧袍鲁汉文墓志记载，萧袍鲁于辽"大安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启手足于行帐"，以"大安六年三月十九日归葬于祺州娘子庄"。虽然萧袍鲁墓志中，契丹文与汉文不是完全对译，但在记录时间上，墓志都是不能缺少的。而且记事表现在时间上应当是一致的。据此可知，萧袍鲁契丹大字墓志的最后一行（见摹写本），应是"大安六年三月十九日"的契丹文写法。

由于时间过去较久了，此契丹文大字墓志尚不为学术界所尽知，现将它发表出来，供国内外从事契丹文研究参考。

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　1988年1期

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

冯永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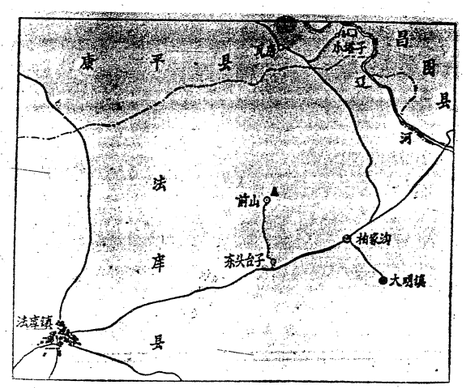
1965年6月，在辽宁省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发现一座大型辽代砖墓。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辛占山、李庆发、冯永谦等会同法库县文化馆段庆久前往现场进行发掘。从6月12日开始，至7月3日结束，前后历时20天，出土文物48件，包括墓志一合。发掘结束后，在法库县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现将发掘情况及墓志考释报告如下。

墓葬位于法库县城法库镇东北15公里的前山村。从法库镇东北行，沿法（库镇）大（明镇）公路至东头台子，下公路折而北行2.5公里即前山村（图一）。

墓地在前山村东北2.5公里的山谷中（图五）。墓葬处在一条东西走向山谷的北山南坡上，山坡坦缓，地面较平。后面突起两个山头，形如蝶翼蝉联，当地称为蝴蝶山。东面是山谷的开口，谷口东面是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岭。再东7.5公里即为辽河。

一、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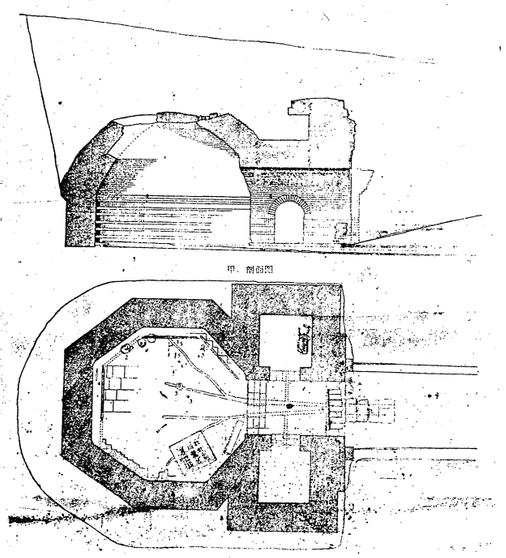
墓室上部从现地表看，已无明显营建痕迹，仅在地面上可看出一南北长11、东西宽9、高出地面0.8米的不甚明显的长圆形土丘，这应是当时封土坟头的残余。墓室全部建在地下，现依次分别说明（图二）。



图一　萧袍鲁墓位置图

（一）墓圹和墓道

在清除表土70厘米后，即露出前方后圆、平面呈马蹄形的墓圹，圹界十分明显，南北长10.3、东西宽9、深从现地表算起为7.3米。圹深至3米时，即凿岩石成穴，墓室建于山岩之内。圹内填黄色砂石土，均经夯打，夯层厚薄不一，厚者15、薄者4厘米。墓道在圹前端，长方形坡道，前端达于地表，后部抵墓门，全长15、宽3米。墓道前端打破一处新石器时



图二　萧袍鲁墓平、剖面图
甲．剖面图　乙．平面图　1．墓志　2．石雕人头像　3．残瓷片　4．铁刀　5．铁镞　6．铁算子